

古文补充教材

西南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古文教学组

一九八四年六月

讲读课文三篇

情采.....	(1)
张中丞传后叙.....	(10)
教战守策.....	(24)

阅读课文

虺毒案.....	(31)
兄弟互毆之妙判.....	(33)

情 采

刘 勰

[说明]本文选自《文心雕龙》。作者刘勰（465—520、521[注]），字彦和，南北朝时东莞莒（今山东省莒县）人，世居京口（今江苏省镇江市）。他一生经历了宋、齐、梁三朝。据《梁书》本传说，他入梁后曾官至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。晚年为僧，改名慧地，不期而卒。他所著《文心雕龙》，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极重要著作。全书五十篇，共三万七千余言，带总结性地论述了先秦至晋宋一千多年间文学上的重大问题，系统地探讨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，体大思精，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本文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三十一篇，论述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问题。第一段论二者的相互关系，主张形式必依附于一定的内容才有意义，内容也必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得到表现；第二段提出“为情而造文”和“为文而造情”的两种相反的创作方法，肯定了前者的正确性，批判了后者虚伪浮华的错误倾向；第三段强调以内容为本而造文施采，以达到内容和形式密切结合的理想境地。

[注] 对于刘勰的生卒年，特别是卒年问题，看法还有分歧。这里是采用范文澜同志的意见。详见范著

《文心雕龙注》，一九五八年九月北京第一版下册七三一页。其它各说姑不涉及。

圣贤书辞，总称文章，非采而何[1]？夫水性虚而沦漪结，木体实而花萼振：文附质也[2]。虎豹无文，则鞶同犬羊[3]；犀兕有皮，而色资丹漆：质待文也[4]。若乃综述性灵，敷写器象[5]，镂心鸟迹之中，织辞鱼网之上[6]，其为彪炳，缛采名矣[7]。故立文之道，其理有三：一曰形文，五色是也[8]；二曰声文，五音是也[9]；三曰情文，五性是也[10]。五色杂而成黼黻，五音比而成《韶》、《夏》，五性发而为辞章，神理之数也[11]。《孝经》垂典，丧“言不文”[12]；故知君子常言，未尝质也[13]。老子疾伪，故称“美言不信”[14]；而五千精妙，则非弃美矣。庄周云“辩雕万物”，谓藻饰也[15]。韩非云“艳乎辩说”，谓绮丽也[16]。绮丽以“艳说”，藻饰以“辩雕”，文辞之变，于斯极矣。研味《孝》、《老》，则知文质附于性情；详览《庄》、《韩》，则见华实过乎淫侈[17]。若择源于泾渭之流，按辔于邪正之路，亦可以馭文采矣[18]。夫铅黛所以饰容，而盼倩生于淑姿[19]；文采所以饰言，而辩丽本于情性。故情者，文之经；辞者，理之纬。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畅；此立文之本源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 书辞：指著作。 文章：原指刺绣上的彩色相配。这里是把“圣贤”书辞称为文章，言其有文采也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：“青与赤谓之文，赤与白谓之章。”

〔2〕 沦猗：《诗·魏风·伐檀》：“河水清且沦猗。”

沦：小的波纹。猗：犹兮，作语助。沦猗，后来转为沦漪，水的波纹。振：发，起。花萼振：花开。文附质：文、质，犹言形式和内容。形式是依附于内容的。这里以水和木比作质，波和花比作文。

〔3〕 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；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。”意谓虎豹之皮如无花纹，将与犬羊之皮无异。鞟：去了毛的兽皮。

〔4〕 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载：宋国的华元与郑国作战被俘，丧失甲车四百六十辆，宋人讥笑他：“弃甲而复”。华元使人解释说：“牛则有皮，犀兕尚多，弃甲则那？”宋人反驳说：“从其有皮，丹漆若何？”意谓纵使有皮可制甲，但还要丹漆，弃了甲总是可惜的。这里是说：皮之质需丹漆之文。

〔5〕 器象：指万物。

〔6〕 鸟迹：指文字。许慎《说文解字·序》：“黄帝之史仓颉，见鸟兽蹄迹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。”鱼网：指纸。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：“伦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。”

〔7〕 彪炳：光彩鲜明。 缛采：繁盛的文采。

〔8〕 五色：青黄赤白黑。

〔9〕 五音：宫商角徵羽。

〔10〕 五性：即后文之五情：喜怒哀乐怨。一说：仁义礼智信。

〔11〕 黼黻：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。半黑半白作斧形的

为黼，半黑半青作两个“己”字形的为黻。《韶》、《夏》：古代乐章名。《韶》，舜时乐名；《夏》，禹时乐名。神理：神妙的道理；即自然之理。

[12] 言不文：指哀悼父母的话不应有文采。《孝经·丧亲》：“孝子之丧亲也，哭不偯，礼无容，言不文。”

[13] 常言：平日所说非哀悼父母的话。质：质朴无文。

[14] 《老子》第八十一章：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”
信：真实，可靠。

[15] 辩雕万物：用巧妙的言辞雕饰万物。《庄子·天道》：“故古之王天下者，知虽落天地，不自虑也；辩虽雕万物，不自悦也。”辩：巧言。雕：雕饰。藻饰：文饰。藻：辞藻。

[16] 艳乎辩说：以巧妙的言辞为华美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：“夫不谋自强之功，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……”绮丽：华丽，这里指文采。

[17] 文质、华实：都是偏义复词。文质偏指文，华实偏指华，即文采，都是就形式说。一说是就文采和内容两方面说。过：失。淫侈：过分。

[18] 泾渭：泾水和渭水，在今陕西省。二水一清一浊，故用以为清浊的代称。按辔：控制住马缰，停止前进。此以分别清浊正邪来比喻区分正确和不正确的写作途径。

[19] 铅：铅粉。黛：黛石，古代女子画眉用的青黑色颜料。盼：眼睛黑白分明。倩：口颊美。《诗·

卫风·硕人》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 淑姿：美好的姿容。

昔诗人什篇，为情而造文；辞人赋颂，为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？盖《风》、《雅》之兴，志思蓄愤〔1〕，而吟咏情性，以讽其上〔2〕；此为情而造文也。诸子之徒，心非郁陶，苟驰夸饰，鬻声钓世〔3〕；此为文而造情也。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，为文者淫丽而烦滥〔4〕。而后之作者，采滥忽真，远弃《风》、《雅》，近师辞赋；故体情之制日疏〔5〕，逐文之篇愈盛。故有志深轩冕，而泛咏皋壤〔6〕，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〔7〕。真宰弗存，翩其反矣〔8〕。夫桃李不言而成蹊，有实存也〔9〕；男子树兰而不芳，无其情也〔10〕。夫以草木之微，依情待实；况乎文章，述志为本，言与志反，文岂足徵？

〔注释〕

〔1〕 志思蓄愤：《公羊传·宣公十四年》注：“男女有所怨恨，相从而歌，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。”又，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

〔2〕 《毛诗大序》：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”；“下以风刺上”。

〔3〕 驰：逞；施展。 鬻声：卖取名声。 钓世：骗取世人的称誉。

〔4〕 要约：简要。 烦滥：烦杂而空泛。

〔5〕 体情之制：表现真实感情的作品。制：指作品。

〔6〕 志深轩冕：热中利禄。轩冕，指高级官位。轩是

古代大夫以上官员所乘高车，冕是大夫以上所戴礼帽。泛咏皋壤：空泛地咏赞隐居。皋壤：泽边地。

[7] 心缠几务：心里牵挂着政务。几务：周振甫《文心雕龙注释》：“几：微。几务：谨慎极细微处的事务，指政事。”按：周说甚确。“几”有“隐微”、“细微”及“先兆”等义，先秦以后通作“机”，故“几务”即“机务”，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：“机务缠其心。”人外：犹言尘世之外。

[8] 真宰：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”原指真心，即身的主宰。这里指作者的内心。翩其反矣：谓言与志反。《诗·小雅·角弓》：“骍骍角弓，翩其反矣。”陈奂《毛诗传疏》：“翩者偏之假借。”按：古代弓劲，去弦时，弓的两头向反面而曲，与上弦时相反，这里借用，意谓适得其反。

[9] 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：“谚曰：‘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’”意谓桃李不说话，但因采果的人多了，树下自然走出路来。蹊：小路。

[10] 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：“男子树兰，美而不芳。”此说诚不足信。刘勰借以强调真情实感对文学创作的重要而已。

是以联辞结采，将欲明理[1]；采滥辞诡，则心理愈翳[2]。固知翠纶桂饵，反所以失鱼[3]。“言隐荣华”[4]，殆谓此也。是以“衣锦褻衣”，恶文太章[5]；《贲》象穷

白，贵乎反本〔6〕。夫能设模以位理，拟地以置心〔7〕；心定而后结音，理正而后搞藻〔8〕。使文不灭质，博不溺心〔9〕；正采耀乎朱蓝，间色屏于红紫；〔10〕乃可谓雕琢其章，彬彬君子矣〔11〕。

〔注释〕

〔1〕 理：作品的思想内容。下句说的“心理”亦同。

不过“心”是就作者说，“理”是就作品说。

〔2〕 采滥：文采浮滥。 辞诡：言辞虚伪。 翳：障蔽。

〔3〕 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三四引《阙子》：“鲁人有好钓者，以桂为饵，黄金之钩，错以银碧，垂翡翠之纶……然其得鱼不几矣。” 桂：肉挂。 纶：钓丝。

〔4〕 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言隐于荣华。” 言：指言语的真义。 隐：遮掩。 荣华：指文采。

〔5〕 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：“硕人其颀，衣锦褰衣。” 又，《诗·郑风·丰》：“衣锦褰衣，裳锦褰裳。” 又，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诗曰：‘衣锦尚絺’，恶其文之著也。” “衣锦褰衣”是说穿了锦衣，外面再加罩衫。褰衣是古代女子出嫁穿在锦衣外面的单罩衣，麻纱做成。

〔6〕 《贲》：《易》卦名。“贲”的意思是文饰。

象：卦象辞。 穷白：最终是白色。这句是说：贲卦最终是白色，说明事物贵在返本。文章也是如此。文采发展到极点，又返乎质朴。语本《易·贲

卦》：“上九，白贲，无咎。”

- [7] 设模位理：设置模式来安排义理。模：规范。这里指文章的体裁、布局等。位：安排。理：义理，即文章的思想内容。拟地置心：比照底色来反映心情。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：“譬五色之锦，各以本彩为地矣。”“地”即“底色”，织物底子的颜色，比喻文章的不同风格要求。拟：比照。心：心情。

- [8] 心定结音：心情确定了，才调协声律。理正摘藻：义理确定了，才铺陈辞藻。

- [9] 《庄子·缮性》：“文灭质，博溺心。”原意是说：“文饰破坏素质，博学沈溺心灵”（陈鼓应译文）。这里是改变原意借用。文，指文采。质，指思想内容。博，指辞采的繁盛。

- [10] 正采：正色。古代以青黄赤白黑五色为正色。朱蓝：赤色和青色。间色：即杂色。亦有五：绿红碧紫留黄（《礼记·玉藻》）；一说：绀红缥紫流黄（《御览》卷八一四引《环济要略》）。

- [11] 《诗·大雅·棫朴》：“追琢其章，金玉其相。”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雕琢其章：琢磨辞章。章：花纹。这里指文采。彬彬：文和质配合得很好，也就是说内容和形式结合得很恰当。

赞曰[1]：言以文远[2]，诚哉斯验。心术既形，英华乃贍[3]。吴锦好渝，舜英徒艳[4]。繁采寡情，味之必厌[5]。

〔注释〕

〔1〕 赞：助；说明。《文心雕龙》各篇之后都有几句“赞”，用以辅助说明，归结全文。古代文章常有此用法。

〔2〕 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 远：流传久远。

〔3〕 心术既形：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应感起物而动，然后心术形焉。” 心术：运用心思的道路，这里指作家的思想活动。形：明确。 英华：文采。

〔4〕 吴锦：吴地织的锦。 好：容易。 渝：变。
舜英徒艳：木槿花朝开暮落，有花无实。

张中丞传后叙

韩 愈

韩愈（768—824），字退之，河阳（今河南省孟县）人。自谓郡望昌黎（今河北省昌黎县），故世称韩昌黎。唐代著名文学家。

韩愈三岁丧父母，幼年时期贫穷孤苦，由嫂郑夫人抚养，刻苦自学成才。但早年不得志。唐德宗贞元八年（792），25岁始中进士，29岁才被宣武节度使董晋徵为属官，从此登上仕途。他才高性直，累被贬黜。贞元十九年（803），在监察御史任时，因天旱人饥，上书请求缓征徭役租税，被贬为阳山（今广东阳山县）令。唐宪宗元和年间，几次迁升累官至太子右庶子，元和十二年（817），随宰相裴度平淮西藩镇之乱，升任刑部侍郎。元和十四年（819），因谏阻宪宗迎佛骨事，再贬为潮州（今广东潮安县）刺史。唐穆宗长庆年间，召为国子监祭酒，历京兆尹及兵部侍郎，终任吏部侍郎。死后赠礼部尚书，谥文，故又称韩文公。

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比较复杂。他反对藩镇割据，主张中央集权；排斥佛、老，推尊儒学，以封建道统的合法继承者自居。要求作品要“文以载道”，较多地宣扬了孔孟之道。但在他的全部作品中，也不乏思想进步、新颖，内容较好而在写作技巧上颇具特色的诗文。他力反六朝以来的骈

丽文风，提倡散体，主张“陈言务去”和“文从字顺”，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。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，加以创新和发展，气势雄健，遒劲有力，条理畅达，语言精练而又极富感情，对我国散文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，有“文起八代之衰”之誉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是继司马迁之后，我国文学史上的又一“文章泰斗”。

韩愈亦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。他的诗力求新奇险怪，笔力豪放，气势壮阔。在唐代诗坛上，他开了“以文为诗”的风气，别开生面，自成一家，对后来的宋诗影响极大。

韩愈的诗文，由他的门人李汉编辑成集。现存较好的本子为南宋廖莹中编定、明徐世泰整理的《昌黎先生集注》，计正集四十卷，外集十卷，遗文一卷，存韩文三百九十二篇。

《张中丞传后叙》是韩愈叙事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，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（807）。

唐玄宗天宝十四年（755）十二月，安禄山在范阳（今河北省）发动叛乱，唐军节节败退，第二年，潼关失守，长安沦陷。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，张巡与许远合力死守江淮门户——睢阳，被安禄山部将尹子奇用十余万重兵围困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以微弱的兵力，苦战数月，牵制住敌人的兵力，使叛军不能继续向南侵犯，对保卫江淮，扭转局势，起了重大作用。睢阳失陷后，张巡、许远都壮烈牺牲。

然而，唐朝自安史之乱后，长时期处于藩镇割据，军阀混战的局面。局势的动荡不宁，也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。当时流传着对张巡、许远的造谣中伤。一些人乱发议论，指责许远怕死；又说他们不宜死守睢阳孤城；攻击他们不顾人命，

杀人而食等等，实质上是散布不利于国家统一的言论，为叛乱者张目。为此，张巡的好友李翰愤而作《张巡传》上唐肃宗为张巡、许远辩诬，诽议始息。韩愈读了李翰写的《张巡传》后，犹嫌不足，就写了这篇后叙。这篇后叙的内容，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就李翰所作《张巡传》推论安史乱时，睢阳保卫战对扭转当时局势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；二是对《张巡传》作必要的事实补充。

这篇文章，前半篇夹叙夹议，以议论申辩为主。证明许远“城陷而虏”，“与巡死先后异耳”，实不畏死；辩明睢阳城是由于兵、粮俱竭而陷，不是分城而守的计划不妥；申明死守睢阳是保障江淮，捍卫天下，阻遏乱势的关键，驳斥当时认为不必死守的谬论。层层驳诘，愤慨之情凝聚笔端。后半篇根据自己所得民间传闻轶事，叙写张巡，南霁云的遗事。叙事和运用语言极曲折变化之能事，足令人物性格特征跃然纸上。尤其写南霁云乞师贺兰的片断情景，仅用百数十字，情状毕肖，更觉生色。全篇作品条理清晰，文从字顺，节奏张弛有致，风格极近太史公，是难得的名篇。

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，[2]愈与吴郡张籍，[3]阅家中旧书，得李翰所为张巡传。[4]翰以文章自名，[5]为此传颇详密，[6]然尚恨有阙者：[7]不为许远立传，[8]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。[9]

远虽材若不及巡者，开门纳巡，位本在巡上，[10]授之柄而处其下，[11]无所疑忌，竟与巡俱守死，成功名。城陷而虏，[12]与巡死先后异耳。两家子弟材智下，不能通知二父志，[13]以为巡死而远就虏，疑畏死而辞服于贼，[14]远诚畏死，[15]何苦守尺寸之地，食其所爱之肉，[16]以与贼

抗而不降乎！当其围守时，外无蚍蜉蚁子之援，[17]所欲忠者，国与主耳，而贼语以国亡主灭，[18]远见救援不至，而贼来益众，[19]必以其言为信，[20]外无待而犹死守，人相食且尽，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，[22]远之不畏死亦明矣，乌有城坏其徒俱死，[23]独蒙愧耻求活，[24]虽至愚者不忍为，呜呼！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？

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，[25]城之陷自远所分始，以此诟远，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，人之将死，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；引绳而绝之，其绝必有处：[27]观者见其然，[28]从而尤之，[29]其亦不达于理矣。小人之好议论，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！[30]如巡、远之所成就，如此卓卓，[31]犹不得免，其他则又何说。

当二公之初守也，甯能知人之卒不救，[32]弃城而逆遁，[33]苟此不能守，[34]虽避之他处何益；及其无救而且穷也，[35]将其创残饿羸之余，[36]虽欲去，必不达。二公之贤，其讲之精矣。[37]守一城，捍天下，[38]以千百就尽之卒，战百万日滋之师，[39]蔽遮江淮，沮遏其势，[40]天下之不亡，其谁之功也！[41]当是时，弃城而图存者，不可一二数，擅彊兵坐而观者相环也，[43]不追议此，而责二公以死守，亦见其自比于逆乱，[44]设淫辞而助之攻也。[45]

愈尝从事于汴、徐二府，[46]屡道于两府间，[47]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；[48]其老人往往说巡、远时事，云：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，[49]贺兰嫉巡、远之声威功绩出已上，不肯出师救。爱霁云之勇且壮，不听其语，强留之，[50]具食与乐，[51]延霁云坐，[52]霁云慷慨语曰：“云来时，睢阳之人，不食月余日矣，云虽欲独食，义不忍，虽

食，且不下咽！”因拔所佩刀断一指，血淋漓，以示贺兰。一座大惊，皆感激为云泣下。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，即驰去，将出城，抽矢射佛寺浮图，[53]矢著其上，半箭，[54]曰：“吾归破贼，必灭贺兰，此矢所以志也。”[55]——愈贞元中，[56]过泗州，[57]船上人犹指以相语。——城陷，贼以刃胁降巡，巡不屈，即牵去，将斩之；又降霁云，云未应，巡呼云曰：“南八，[59]男儿死耳，不可为不义屈。”云笑曰：“欲将以有为也，公有言，云敢不死！”[60]即不屈。[61]

张籍曰：“有于嵩者，少依于巡，及巡起事，[62]嵩常在围中。[63]籍大历中，[64]于和州乌江县见嵩，[65]嵩时年六十余矣，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，[66]好学，无所不读，籍时尚小，粗问巡、远事，[67]不能细也。[68]云：[69]巡长七尺余，须髯若神。[70]尝见嵩读《汉书》，[71]谓嵩曰：“何为久读此？”嵩曰：“未熟也。”巡曰：“吾于书读不过三遍，[72]终身不忘也。”因诵嵩所读书尽卷，不错一字。嵩惊，以为巡偶熟此卷，因乱抽他帙以试，[73]无不尽然。嵩又取架上诸书，试以问巡，巡应口诵无疑。嵩从巡久，亦不见巡常读书也。为文章，操纸笔立书，[74]未尝起草。初守睢阳时，士卒仅万人，[75]域中居人户亦且数万，巡因一见问姓名，其后无不识者。巡怒，须髯辄张。[76]及城陷，贼缚巡等数十人坐，[77]且将戮，[78]巡起旋，[79]其众见巡起，或起或泣。巡曰：“汝勿怖，死，命也。”众泣，不能仰视。巡就戮时，颜色不乱，[80]阳阳如平常。[81]远宽厚长者，貌如其心，与巡同年生，月日后于巡，呼巡为兄，死时年四十九。嵩贞元初，死于亳、宋间，[82]或

传嵩有田在亳、宋间，武人夺而有之，嵩将诣州讼理，[83]为所杀。嵩无子。张籍云。

注 释

[1] 《张中丞传》原是李翰所作，韩愈对此传补充了一些事实和议论，所以称为后叙。中丞：是张巡的官职“御史中丞”的简称。张巡（709—757），邓州南阳（今河南南阳、邓县一带）人。唐玄宗开元末年进士。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河令，调真源令。安禄山反，起兵抗击，转战于雍丘、宁陵一带。后与许远同守睢阳（今河南商丘），诏拜御史中丞、河南节度副使。睢阳被围经年，张巡婴城死守，后因粮尽援绝而陷落，张巡和部将等三十六人同时殉难。追封扬州大都督。

[2] 元和：唐宪宗李纯的年号。元和二年，即公元807年。

[3] 吴郡：唐代郡治在今江苏苏州。张籍（768—约830），字文昌，原籍是吴郡，寄居和州乌江（今安徽和县）。唐贞元十四年（798）进士。元和初，任太常寺太祝，后历国子助教、国子博士、水部郎中、主客郎中、国子司业等官，故世称张水部或张司业。是唐代元和年间的著名诗人。

[4] 李翰，赵州赞皇（今河北元氏县）人。唐初散文家李华的族子，官至翰林学士。张巡死节后，他撰写了一篇很详细的传记《张巡传》上给唐肃宗，表彰张巡的功绩和气节。《新唐书·张巡传》从这篇